

由人类的动作姿势了解人类

观人术



6.3

華夏出版社

原序

正如观鸟的人观察各式各样的鸟儿一样，观人者所观察的则是各式各样的人，他是想借此种学习了解人类的行为，并不是什么窥视狂。对他来说，一位向朋友挥手的老先生跟一位叠腿而坐的少女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他实地观察人类的行为，而他的实验室也无所不在——车站、超级市场、机场、倒用、晚宴或足球场上。有人就有活动，有活动也就有值得观人者学习的地方，学习有关他人的事，最后的目标是了解自己。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观人者，只是深入的程度不一。我们偶尔也会注意到别人特别的姿势或动作，而且思考它的原意，只是我们很少再加以深究。我们常说：“某某人总是让我不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那种感觉。”“她昨天好奇怪哦？”“我跟他们一起就觉得很轻松，或许跟他们的态度有关吧？”但我们大多只是说说就把它撇开了。可是，一个认真的观人者，就会想知道这种感觉因何而起？也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做出某些动作。这便要花费时间去观察，而且要以新的眼光来观人。

这方面其实没什么特殊的技术，只需了解一些简单的观念，而本书的目标正是想把这些观念呈献出来。每一个观念都说明了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或行为的发展（或改变）的特殊方式。了解这些观念后，能使人在看到这样的行为时，很容易便能辨认；并使观察者看清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真意。

这本书要谈的就是动作，以及动作如何变成姿势，再及于姿势如何传达讯息。身为人类的我们，或许已有很高明的技术和杰出的哲学，但我们尚未失去动物性活跃的体能，观人术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这类身体性的动作。人类通常对自己的动作毫无所觉，使得这些动作更具可观性；人过分注重修辞的结果，常会忘了他的动

作、姿势和表情，正在说出真正的故事。

我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本书的用意，并非要让读者了解他人的秘密思想后，从而加以控制。观鸟者研究鸟类的用意，不是想将它们射下来；同样的，观人者也不应利用他对人类行为的特殊了解，而去占他人的便宜。不错，一个熟练、客观的观人者可以运用他的知识，使一个无趣的社交场合变成让他兴奋的观察场所，但他主要的目标应该是想更深入的了解人与人间沟通的情形，以及印证他预测人类行为的能力。

任何科学研究恒有一种危险性存在，那就是它很可能被已知者拿来欺负无知者，但观人术则是很特殊的例外，已知者极可能随着本身知识的增加，反而更容忍他人的无知。因为了解他人的行为，自然便洞知他的困难，反而可能原谅他；而不了解这些人很可能就会大打出手了。

总而言之，我们该强调的是，把人当动物一样观察并不是对他人的侮辱；其实我们的确也是一种动物呀。属于灵长类的人类，跟其他类别的动物一样，是受着生物法则控制的生物现象，人性只不过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兽性罢了。不错，人类可算是一种杰出的动物，可是，其他各有所长的动物在各自的领域中也有其杰出之处，一个以科学方法和科学眼光来观察人类的观人者，如果能时时记得这个基本的态度，必能为人类事物的研究带来更崭新的真知灼见。

目次

原序	iii
动作	1
姿势	19
姿势差异	36
复合型姿势	39
遗俗型姿势	43
指挥型信号	50
指示型动作	57
眼睛行为	61
致意行为	69
姿势的对立	77
关系符号	80
身体接触的关系符号	85
自我接触的行为	92
非语言的泄密管道	96
互相矛盾的信号	102
地位的展示	106
领域行为	112
阻挡性信号	120
妥协的行为	140
宗教仪式	148
战斗行为	154
胜利的行为	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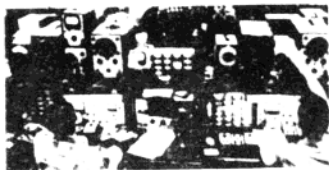
瞳孔的信号	165
预备动作	170
代替性的行为	189
转向行为	193
促发行为	196
侮辱信号	198
威胁信号	208
猥亵信号	213
禁忌的区域	218
衣着信号	221
身体的装饰	228
性别符号	233
身体的自我模仿	243
性的信号	248

动 作

所有的动物都有动作 (Action)，其中的多数除了活动之外，甚至不做别的；极大多数的动物还有行为产品，如巢、网或洞穴等，有些猿猴甚至还有抽象思考的证据。但只有人类的产品，和抽象思考是多彩多姿的，然而这又是人类成功的主因。人类有一个大且重的脑，借由语言、哲学、数学等复杂的抽象思考方式，将他的行为愈来愈个人化。而以他那脆弱的身体，却又很形式而且戏剧化的将他的行为化成散布在整个地表的具体产品：如农具、机械、武器、车辆、道路、艺术品、建筑物、乡村和都市。

这个会思想又会造物的动物坐在各式机器间，各种思虑在他脑中飞快的转动。制造与思考已成为他生命的主宰。有人或许曾认为所谓的活动，是些最简单的动物性动作，它们在人的理性控制下，只是他那原始性过去的遗迹。其实不然，人类从里到外还是“动作性的生物”——是一种以动作、姿势、行动来表达和沟通的灵长类动物。现在的人类与史前狩猎时代的人类，距离科幻小说中那没有实质、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还一样遥远。哲学与工程技术并未取代动物性的活动。我们发展出一套快乐的理论并用言词把它表达出来的事实，且未使我们不再以咧嘴微笑表达内心的快乐；船的存在也并未阻止我们游泳。

我们对行动的渴望一如往昔。不管对人工产品和抽象思考的成就是多么自豪，人们仍然在老掉牙的活动中追寻乐趣——他吃喝、做爱、前往可以大笑、拥抱和做出各种姿势的集会场所。他要渡假时，机器载他前去森林、山区，或海边，让他可以借着走路、爬山、游泳等简单的体能活动，重温他过去的动物性。可见身体的活



●活动：加工产品与抽象思想的代表——科学用具(右上)与数学记号(左上)。人类的行为因抽象与记号式的思想而日渐个人化，也因使用工具而日渐形式化，但人仍然是身体活动极为旺盛的生物。

动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本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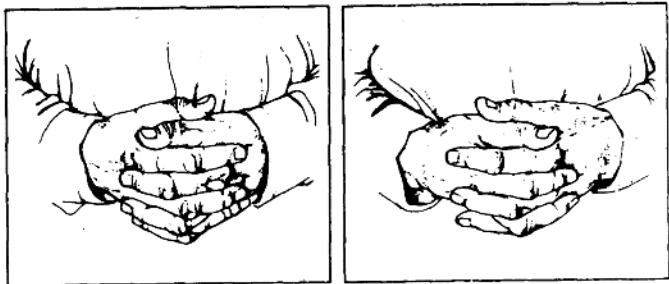
那么，这些活动以那种形式表现？它们各自又是怎么来的？人的行为绝非乱无章法，而是划分为一系列个别的事件(event)，每个事件如吃饭、看戏、洗澡或做爱都有各自的规则和节奏。我们从生到死，至少曾做数百万次这种行为事件，每个事件又细分为无数特别的动作(act)。基本上这些动作是以姿势配合动作的方式表现，而且大部分是在不知不覺的状态下做出，例如我们把十指交叉时会把一只大拇指放在另一只上面。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不过成人的每一种动作都有各自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有心的观人者观察的对象，他观察它们的外表、内容和所传达的讯息。但他首先应追查它的来源：是无需任何经验、与生俱有的吗？或成长过程中经过试验、犯错后发现的？或是不知不觉中模仿同伴时吸收到的？或者是经过刻意的训练学习得来的？

天生型动作

不学自会的动作

人类最大的天赋，是他向环境学习的无限能力。有人认为因为有了这项天赋，他不再需要其他的能力。反对的意见则认为，人的行为来自天生模式者极多，只有承认这个事实才能对人类的行为有真正的了解。



●我们通常并不觉察自己的动作是什么样子的。十指交握时必有一只大拇指在上,但那一只呢?除非你实际握一下,否则怕也无法确定吧?如果你想反过来握,你的手必会觉得奇怪和不自然。

支持“一切来自学习、绝非天生”的人,提出的理由是,世界上各个社会的行为模式互不相同。既然我们都是人类,可见此种差异来自后天的学习。

反对者则曰“人类行为中预先设计好的部分,已达决定性的程度”,理由是文化差异其实并没有外表那么严重。只因人的天性易于看见差异,却忽视相同之处;就像一个观光客,他通常对所见所闻中不熟悉的因素,留有深刻的印象,而忽视熟悉的那些。这个可以了解的偏见,影响了过去许多人类学家。社会行为中醒目而表面的变异,常被误认成基本的差异。

这是两种互相冲突的观点。不过既然大家都不反对我们一生中的确学习很多东西,那么辩论的重点便应集中在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某些特殊的动作上。

天生型的动作如何出现?基本的观念是,人脑像电脑一样,有它的程式,特殊的刺激就会引起特殊的反应。刺激“输入”后,反应毋需任何经验,便会自动“输出”,即使是崭新的第一次刺激,也会有完美的反应。

最标准的例子就是初生婴儿一接触到母亲的奶头,便自然会加以吸吮。婴儿许多求生必备的动作,都是这一型的反应,既然他们毫无学习的时间,可见这些动作是天生的。不过,后来那些他们

有时间学习的动作呢？例如微笑或皱眉，是模仿母亲做的？或者来自天生？这个答案只有在从未见过母亲的小孩身上才能得到。观察天生盲聋的孩子所得到的结论是，他们也会在适当的时刻，做出这些动作，他们自己虽然听不见，但也照哭不误。

可见这些动作是天生的，但成人的行为模式呢？这时，盲聋者也不准了，因为他们必定学了一套特殊的手语，以便跟人联系，他们的行为早已太“有所为而为”了。如此，只能由“文化环境不同、某种动作却依然存在”的事实来证明。所有的人生气时都踱脚？遇见朋友时都挥手？有些勇敢无畏的研究员深入全球偏远地区，的确证实了亚马逊印第安人的许多小动作和他从未见过的白人一模一样。

可是，我们相同的动作也可能是学习来的！虽然可能性不大，但这个问题显然还无法定论。除非人类的行为基因能像一本书那么清楚——但现代遗传学距这个理想还大有距离——否则争论某种行为是否天生，实属无谓之争。而且就算环球之旅能证明某些动作不是人人皆有，也无法证明反面的理论为真。一项原本天生的动作，可能在文化压力之下，蒙上地方色彩。所以这两种理论都不可定案。

要透视这种观点，可拿修士与武器为例。修士的生活中没有性行为，但没有人会因此而认为性行为是文化制度所发明的“非生物性”行为。相反的，地球上的每个社会都使用某种形式的武器，但这并不证明使用武器源是与生俱来的动作。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教会团体有效的压抑了与生俱来的性冲动，而使用武器的行为则得自古老得早已遍布全世界的学习模式。

结论是：在遗传学有长足进步之前，我们只能把初生婴儿或盲聋幼儿未曾学习便有的动作，“肯定”为与生俱来的动作。这个定义严格限制了天生型动作的数目，但在目前的阶段则属不可避免。

但如果你因此认为，动物学家研究过人类后所得的结论是：“人类受遗传控制的固定行为为数极少”的话，那你就错了。其实正相反，人类也跟动物一样，拥有花样繁多的天生型行为模式。这几

乎是所有研究者共同的感觉，但感觉不是“肯定”，由于成人的行为无法获得正面或反面的证据，所以在这阶段做此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今日大多数动物学家承认的观点，悲哀的是，“天生或学习”的辩论已由学术界溜入政治投机者的世界。最先被滥用的就是“人有与生俱来的权力欲”，而且加以歪曲。根据政治需要来挑人性的一些倾向，并不困难，最著名的就是“压迫—攻击”的理论。他的角度可以是：人有反抗压迫的天性，可见战争之类的行为是合乎人性的和无法避免的；如果人类天生注定要打斗，我们就抬头挺胸去打那必须打的仗吧。

这种说法的缺点太明显了。动物之间会打斗，但它们不打仗；它们的打斗纯粹基于个别的因素，目的在争取领导权或巩固自己的地盘。但体力的搏斗都减至最低的程度，异议大多是靠示威来解决。它们这样做是有理由的，牙爪交错的近身搏斗，赢者与输者的伤势都一样惨重，这是野生动物所负担不起的代价，所以它们也宁取示威即止的方式。只有在生存空间极度拥挤的情况下，示威方式才会失效；那时的打斗就极激烈和血腥。

回到人类的情况来说，就算人天生具有攻击性，也不足以解释现代战争发生的原因。人的攻击性或许可以使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会在愤怒的时候胀红了脸对人挥拳咆哮，但它仍不足以解释大轰炸或只因奉了好战之独裁者的命令就大举屠杀平日友好的邻居。可能的情形是这样的：人类的确具有灵长类动物特殊且有限的攻击性。所有的哺乳类动物，在受到攻击当时，都有自卫和保护幼小的能力，人类如果没有，不是很奇怪吗？而且，在一个必须竞争才能生存的社会中，如果没有向上提升自己的冲劲，也会很叫人惊讶的。不过，大屠杀和自卫、自我提升绝对是两回事。二十世纪的野蛮暴力行为，只有在生存空间极度拥挤，而且了无希望的动物团体才可能发生。换句话说，人类那些残酷的暴行，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并未受到环境的刺激，纯粹是发自内心那股杀戮的冲动，其实也可能是受到当时不正常环境的刺激，才产生的。

036920



● 婴儿对母亲的乳房有天生的吸吮反应。哺乳类动物不需学习就具有的反应，人类也都有。

环境的影响有时非常间接。例如，动物生存空间过分拥挤的结果之一，是幼辈无法获得应有的照顾。人类社会也有这种情形，缺乏关怀是青少年报复性暴力行为的原因之一。这种暴力无法施行在年老或已逝世的双亲身上时，便施加在父母的代用品上。这些人的暴行似无可理喻，而他们的天真使某些人将此种暴行归为“未受刺激即有的兽性酷行”。问题是，没有任何动物会在未受刺激的情况下滥做攻击。人们常认为残暴的人抛开教养、屈服于原始之冲动而攻击他人，法官常形容凶手与盗匪为“禽兽”，此说不啻重复“人天生残暴”的谬论，意指人若不能压抑天生的冲动，就不能成为合作、有助社会的一分子。

讽刺的是，对现在战争之野蛮暴行最有贡献的人性因素，其实是人类“想跟社会合作”的强烈倾向。这是远古狩猎时代的遗物，当时的人不合作就得饿死，而且这也是他们打败巨兽的唯一方法。现代的独裁者只需运用人类合作的习性，加以扩大、组织成为军队，再把这种力量转变为强烈的爱国心，就能驱使他们去杀戮陌生人，这不再是出自残暴天性的行为，而是保护同胞的理直气壮的行为。若我们的祖先不是有那么根深蒂固的合作倾向，今日要组织军队，且把他们驱上战场的困难就大多了。

但主张“人的一切来自学习，毫无得自遗传者”的理论，亦有极大的危险性。它和“一切来自天生”的极端性理论一样，易使独裁者误认他可以随意把社会塑造成他喜爱的样子，青年是等待国家来为他着上任何色彩的白布，而这国家通常只是政党领袖而已。坚持遗传对人类毫无影响的科学家，其动机叫人怀疑。

较可能的事实是，人类的天生型行为模式中仍有极多弱点，因此独裁者迟早会找出反抗极权社会的因素，再以高压教条统治民众，但这不可能长久的。随着时间流逝，人民会反抗，或许采用突然的暴动，或许是日常的、缓慢的变化，人们会渐渐回返动物性那种沉稳的生活步调。事实上二十世纪与史前时代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如果我们能随时光机器回到穴居时代，照样听到与今日同样的笑声、看到同样的表情、目睹同样的争吵、恋爱、



●先天盲聋的小孩因无法对外学习,所以这些面部表情一定是与生俱来的。

亲情与友情。我们的产品与抽象思考或许有了不少进步,但我们的冲动和动作仍很相同。

指穴居人为言语不清、残暴、性嗜掠夺、整天挥着木棍之大老粗的神话,其实应予仔细的考证。对猿猴及人类行为愈有研究,这种说法就愈像是道德感化家的奥美之词。如果我们美好的善行全来自天生,那么这些道德感化家有何功劳可言?

产品与科技是另一个问题,它为我们带来不少便利,不过我们也该记住,科技替我们减轻的压力、人口问题与各种不适,原来就是科技带来的。

如果仔细观察,科技其实只是被用来配合我们远古就有的一种或多种行为模式。例如电视机,它确是一项科技奇迹,可是我们在里面看到的又是什么?还不是亘古以来就有吵架、恋爱、亲情等

等早已提过的各种行为模式。就算坐在电视机前的舒适沙发上，我们还是一个“充满动作的人”，只不过已沦为第二手，看着别人动吧了。

发现型动作

自行发现的动作

人可以怀疑某种行为是否天生，但是他不必怀疑他的四肢五官不是得自遗传。手脚不像敬礼或踢腿，学一学就能得到。运动家与四肢麻痹者的肌肉构造完全一样，只是比较发达，却不比别人多或少。除非有手足毁损的重大疾病或手术，环境并不能改变人体的构造。既然如此，如果每一种文化的人都有相似的手、臂和脚，就可能做出相似的手势、抱臂或叠腿。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到新几内亚土人做出与德国银行家或西藏农夫相同的抱臂姿势，所见的并不是真正天生型的动作，而是一种自行发现的动作。土人、银行家和农夫天生具有构造相同的手臂，在他们生命的某个阶段中，经过个人“试验与犯错”的过程，各自发现了将手交抱胸前的可能性。任何有这样一双手臂的人，甚至不必模仿任何同伴，迟早都会到达能把手臂交叉起来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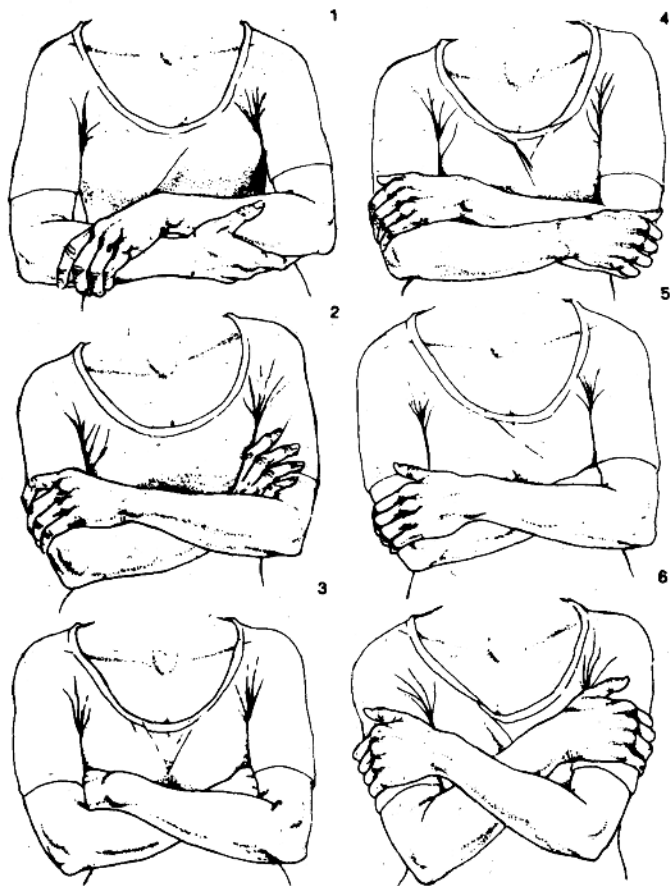
发现型的动作是在冗长的成长过程中，由了解自己的身体而无意中渐渐得来。我们甚至不会觉察这些动作何时加入我们童年的戏目中，通常我们也不确定这些动作如何执行——那一手在上？说话时手向那边挥动？

这种发现型的动作传布之广，使它极易被误认为是天生型的动作，而引起许多不必要的争论。

吸收型的动作

不知不觉中来自同伴的动作

不知不觉中自其他人身上模仿得来的动作，称为吸收型动作。



●抱臂是种发现性的动作。不同的文化间并没有巨大的差异,但个人间会有小差异。因为这个动作并非学自他人,而是自行发现的。你的姿势怎样?你可能右上左下,也可能左上右下,且可能一反过来就觉得很别扭。基本型有六种,每种又有完全相反的一种。(1)前臂交握。(2)上臂/肘弯交握。(3)当胸交握。(4)上臂/手肘交握。(5)上臂/前胸交握。(6)上臂高处/上臂高处交握。最后一种是肘弯/前胸交握。

与发现型动作相同的是，也不知道何时学到；不同的是，这些动作会因团体、文化和国家的不同而有差异。人类天生具有极强烈的模仿性，任何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受身处的那个团体的行为模式影响。

由于吸收的过程是那样不可捉摸，所以自己通常不易觉察，但却很容易能在某些小团体中观察得到。例如男同性恋者的团体就有许多特别的动作。一个在念书时并无这些动作、公开行为也与同学无多大差异的男孩，一旦加入大城市的同性恋团体，马上就学得一套他们典型的行为模式，他的手腕摆法、站立与走路的姿势都会有变化，他的颈部移动会比较夸张，经常甩动头部，他会学到一种能使唇部显得更突出的姿势，舌头动作会较活跃而且希望人家看见。

当然有人会说这种男人是故意使他的姿态女性化，其实他的动作并不全然是女性的动作，而且也不是从女性学来的，而是学自其他的男同性恋者。这些动作一再的由该团体中的某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最原始的样子或许仿自女性，但后来便因在男性中一再传递、一再改变，终于发展成自有个性的动作。它那变异的程度，若让一个真正的女性丝毫不差的加以模仿，便可以很清楚的发现这些动作并未使她更女性化，而是使她像一个身着女装的男同性恋者。

当然，并非所有的男同性恋者都有那么一套夸张的动作，有些人并不觉得有展示的必要。我们可以这样分：一个喜剧演员如想表现男同性恋者的样子，他可以采取手腕柔弱、甩头、撇嘴的姿态，但一个专业的演员就会抛开这些表面的因素。看来人们较易容忍同性恋者的行为，而较无法容忍他们之间的爱，这也是我们对所谓“小怪癖”一种有趣的反应。

人类并不是惟一向同伴学习的动物。实地研究猿猴的结果，发现它也有类似的倾向，一群动物会有同类的他群动物所没有的动作，这种动作可能是这一群动物中某个特具创造力的个体所发明出来，然后大家互相模仿的结果。

在人类和猿猴的社会中,地位都是很重要的,地位愈高,他的动作被模仿的就愈快。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的学习对象大都是我们所崇拜的人,但由于大众传播工具的发达,我们也模仿名人和流行的偶像人物。

年轻一辈那种随地乱躺的休息姿势,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个变化也像许多姿势的改变一样,源自服装的改变。一九六〇年代间,一直被视为仅适于劳工阶级穿着的牛仔裤,经几位颇受欢迎的加州高级人士把它们当日常衣着展示之后,开始风靡世界,随地乱躺的姿势也随之产生。年轻一辈不再乖乖的坐在椅子上,而是就地或躺或坐。

不过牛仔裤也不是变化的全因,影响年轻一辈之姿势者,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是生活哲学的改变。他们已发展出一种更开放、更轻松思考方式,反应在行为上的就是一切“自在”。年长的人会觉得随同这种变化而来的姿势和动作显得十分散漫,但对一个客观的观察者来说,他们不是没有格调,而是别具一格。

